

臣傳命到宮守真詣殿焚香以告

真君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闕朝賀

真君怨降言曰吾有言汝當聞於官家曰大

道興陰謀滅諸天衆聖皆欣悅

宋朝社稷甚延年太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

心顯明哲愛民治國常須切萬年基業永長

新金枝玉葉無休歇守真得之到闕以聞

詔賜守真紫衣號崇元大師自後每遣使

樂告

真君或有言守真皆密以聞至道初忽降言

謂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

上帝命下降衛時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

平之世將繼有

明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

矣儻

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言

當按福衛護宗社又曰汝遇吾下降至今三

十五年動亦多矣

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為五土之主此限滿日

升汝仙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不復降言明

九

年閏七月十六日守真謂門人等曰吾已領

符命今將去矣言訖而化既而

聖上嗣位崇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

泰山建

玉清昭應宮於宮中實符閣之西北隅作疑

命殿殿後為疑命閣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

年詔曰誕敷寶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微度

增於懿號蓋為邦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

況翊宣元化表式衆靈司陰陽於含生播明

威於福地當王基肇啓固降治而已彰洎文

考績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薦

徽章蒙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感顧惟眇

質紹撫綿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祥之沓委

緬懷幽贊敢怠欽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

則式達至精之懇庶申抵答之文期克享於

寅恭永保寧於品彙爰頒成命俯告宰司深

體予懷共宣其事

翊聖將軍宜加號曰

翊聖保德真君

翊聖保德傳卷上

九

翊聖保德傳卷中

真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受人即傳錄而岐

雍之民有物魅妖恠為害之極者皆投誠致

告則守真祈禱奉教而往無不祛殄凡所靈

驗不可勝紀今錄其傳聞者云守真嘗朝禮

至

玉皇大殿觀其額曰通明殿不曉其旨因焚

香告曰通明之誼竊所未喻敢祈真教

真君曰

上帝在无上三天為諸天之尊萬象群仙無

不臣者常升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

光明照於金殿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為通

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衛仙衆梵佛悉來朝

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

上帝儼然仙班既退光明徧散諸天馬有王

史者年七十餘少事戎帥老而退居終南鎮

膽氣雄傑談五代時事歷歷可聽每聞妖恠

誕妄之事則扼腕切齒自

真君之始降未甚信嚮洎目覩靈異款然歸

九

仰自後常日二時赴宮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一日忽告守真啓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懷剛氣切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有幸得遇

上真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

在左右以備驅使為萬足矣

真君降言而許之未幾果無疾而終踰旬守

真忽於真君殿側聞空中有呼其名者曰我

鐵輪將軍也汝何以略不見錄守真仰而問

曰真君左右有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真常所

度事未知鐵輪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

曰我即王叟也曾有至願乞侍左右今蒙收

錄使掌鐵輪位在四將軍之下汝今後或有

醮祭勿忘吾名也

真君嘗謂守真曰吾每巡遊周天有諸位靈

官捷疾吏兵數逾百萬慧李妖珍知吾騎從

所至皆屏跡遠避嶽鎮海濱可以麾召而世

之物魅邪恠豈足數耶吾念汝正直付汝劍

法俾汝為民救患禳災汝宜精勤無或懈怠

積功於民加惠及物上天所鑒當錄汝名若

慢道輕教不守虛寂自有陰責矣吾若一怒萬物立為埃塵汝其可當乎然汝每有責罰乃有五小將軍怒汝不專勤耳汝自宜致恭於彼汝所興念彼各豫知不可欺心貽汝禍患守真嘗一日從容焚香虔誠問曰守真親

釋氏之教言天上天下無如佛者未知

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真語以蠲蒙滯

真君降言曰佛即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

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

上帝則如世之九卿奉天子也守真曰其教

流演頗盛於世又何理也真君曰教流中聚

帝之念也守真曰道釋經典並垂於世未審

崇奉何者即獲其福真君曰

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修身鍊行

治家治國世人若悟其指歸達其妙用造次

於是信奉而行豈惟增福諒無所不至矣釋

氏之四十二章經制心治性去貪遠禍垂慈

訓誠證以善惡亦一貫於道矣奉之求福固

亦無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仙品而五經六

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雖諷誦

多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而事應仁義言行禮智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人事長生久視之理亦何遠矣守真又嘗啓請云終南山中赤谷神祠者近鄉之人多所祈祀屠牛擊豕以為饗饌酒樂喧沸民氓鼓舞若斯

之事其獲祐乎真君曰終南山寔名山地寔

福地人凡境聖今古皆然與邪致妖殺命祈

福以茲俟祐斯亦遠矣既而草竊潛匿於其

下捕賊者積薪焚之祠宇燬燼寂無靈異建

隆末長安進士劉頑頗有文學出於流輩嘗

詣宮再拜懇禱曰頑欲知將來位秩高卑願

賜靈語真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賦汝祿

位汝若學道退閑當猶延永若妄求進身慮

促汝壽算也頑聞之不悅而退後三載果無

成而卒雍熙中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卒於張

超谷石室中世多傳其羽化守真朝禮之次

因焚香啓告曰華山陳搏近卒時人謂之尸

解未審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希

上真略賜指諭

真君降言曰搏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然及

物之功未至但有所主掌耳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高凝祐嘗詣宮致禮既去

真君怒降言於監官李鐫曰高凝祐行虧忠信死非久矣鐫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

為三司判官鐫聞之乃復焚香啓告曰高凝祐今為此職又何福耶

真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凝祐卒吏部尚書宋白乾德中家于盤屋有弟小字曰岐

哥年十餘歲為狐魅所惑號呼無度舉動失常忽力敵數夫家人莫能制譬之輩至者必遭凌扑白因齋心遣所親詣宮致禱懇求

衛護

真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真往彼守真受教而往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哥已覺惶惶失次家人遂出迎拜守真具問之因厲聲

呼其名須臾岐哥自捽其首從中唯唯而出至守真前戰汗悚息守真呵責移時鬼乃露

形叩頭伏罪守真以術殺之應手而斃岐哥仆地良久而蘇即獲平愈真君嘗忽謂守真

曰山下李靖廟中有狐鬼數十盤泊於彼本

方地神道有馳報慮其為妖害民汝可速往逐之守真稟命仗劍而去須臾坐於廟前震

呼數四俄而狐鬼數十悉出遍列於前惶惑驚怖守真乃責之曰此上真下降之地汝輩

豈宜雜處今未欲戮汝可速返林莽無以血汚吾靈劍鬼等相顧狼狽匍匐而散守真自

往至還曾不移時有寓官道士王德淵問其所適守真具道之德淵曰自此至彼往復二

十里何其速耶守真曰我離廟時以劍揮下庭樹低枝在地汝可驗也德淵俟曉躍馬而

觀馬果於廟前聞腥穢之氣不可近得斷枝而還始再拜稱異時又有妖狐數百在邠州

城中頗為恠異守真聞之因焚香致告具道其事願奉教往彼除之真君降言曰此狐妖

輩嘗於長安南山中化形為菩薩之狀誘彼居民捨財為供其間迴心歸善亦十有八九

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俾為邠州土地亦有數限俟其歲滿當自遠去無能為害汝不必

往也開寶中鳳翔府民陳英美家有山魃為恠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放煙焰欲焚其舍

財物耗散親族愁苦召術士禳禁命僧徒誦誦皆不能止乃移居遠道亦躡跡而至英美

計無所出因齋戒持香果詣宮精虔以告真君降言謂守真曰汝速受吾命往為遠除

守真再拜負劍躍馬再宿而至其家而擲瓦之聲喧嘩如故觀者填咽皆曰此道士必不能去此恠守真乃盥滌嚴潔整衣引劍而入

其恠忽然而止是夕為壇於庭中守真喚劍立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魃鬼何在乎儻為妖

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外釋汝之罪如此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安

肅乃隨守真詣宮陳謝以謝焉又長安富民楊氏家亦有鬼物為恠擲瓦縱火一日萬變

聚族憂惶莫可寧處時有術士李捉鬼者尤善符禁楊氏召之方及其門若為物所擊匍

匍而起俄復顛隕如是者三遂狼狽而走楊氏復召僧來為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

又若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羣僧惶懼而去乃至禱衣砧石亦自空中騰起

三三兩兩相逐而落庭中遇物凌觸而物無

所損如是之恠尤衆不可具紀楊氏素聞
真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馳赴焚禱具言其
恠且求驅珍

真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令守真繼往也守
真尋再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溢其戶守

真易衣整冠呪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怪即寂
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此妖伏矣請為黥以

祛之向夕結壇焚章禮畢而去一城之衆稽
首稱歎守真既歸楊氏隨詣官中陳醮以謝

又富民劉文臻者忽為狐鬼所惑心神恍惚
動止不寧市中逢道流語曰子面有妖氣必

為邪物所著

真君下降可虔心禱之必愈斯疾文臻乃自
齋香燭晨夕馳赴中路為鬼物所迫或為僧

尼婦女或為商賈萬端誘惑不進文臻既迷
且惑復遇道流於路具告其故道流謂曰是

皆鬼物也汝宜徑往無或退志為羣妖所害
文臻心悟不數日奔迫至宮禦齋懇至百拜

殿下

真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令守真為汝除

邪是夕守真立文臻於庭中守真仗劍嚙水
呵叱數四文臻懵然踣於地移時而起曰適
先生呵叱之際見數人若神將者各擒二鬼
而去文臻惶駭不覺顛仆今神思清爽如酣
醉之始醒也百拜而去

羽聖保德傳卷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羽聖保德傳卷下

陸三

南齊書曰守真下世者種粟養蠶無天竺粟麻

自

真君之臨降官吏民庶不遠千里或馳誠遙
禱或齋潔朝拜以祈真受時有所聞大抵多

隨其性習加以訓勗人臣依於忠人子依於
孝清淳者示之格言貪酷者警以要道詞甚

平易頗叶音韻然獲聞之者至寡今據其所
傳錄之如左

乾德中驪山白鹿觀道士馮洞元朝禮之次
焚香虔告曰洞元講孔子之書依老子之教

積有年矣而修身鍊行未得真旨幸逢
上聖敢求一言

真君降言曰到境始知安形忙靈物闕真空
須照達幽微即大運動觀無障礙希夷合自

然功成神莫測變化可冲天去住由自己三
官救舊愆命曹除罪簿六丁奏上天衆生要

修道須知无上源洞元百拜虔謝而去開寶
中侍御史路冲奉詔知鳳翔府就宮禮請守

真就府署中陳醮祈降是夕衆齋致禱曰冲